

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 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判

卷宗編號：569/2023

(民事上訴卷宗)

日期：2024 年 3 月 14 日

上訴人：A 及 B (被執行人/異議人)

被上訴人：澳門 C 集團有限公司 (請求執行人/被異議人)

一、概述

澳門 C 集團有限公司(下稱 “被上訴人” 、 “請求執行人” 或 “被異議人”) 向初級法院民事法庭針對 A 及 B (下稱 “上訴人” 、 “被執行人” 或 “異議人”) 提起執行之訴。

被執行人提出異議反對執行。

案件經審理後，原審法官裁定異議理由不成立。

異議人不服，向本中級法院提起平常上訴，並在上訴的陳述中點出以下結論：

“一、上訴人認為原審法庭作出的被上訴裁判基於以下原因而應當改判，並裁定被上訴人提出的執行異議理由成立。

二、第一個方面，清理批示之調查基礎事實第 9 和 10 條事實應獲得證實，原審法院作出的事實事宜之裁判在證據評價上出現嚴重錯誤，違反《民事訴訟法典》第 556 條第 2 款，對證言之採納上存有矛盾，未有考慮卷宗之書證足以佐證之，因此，相關事實應改判為獲得證實。

三、第一，按經驗法則，澳門的貴賓廳一般會因應不同客戶的情況而與客戶訂

定不同的借貸條件，一般只以口頭方式訂定，而按照澳門的法律規定，博彩借貸不要求以書面方式訂立，因此，調查基礎事實第 9 和 10 條事實欠缺書證以作證明，符合澳門貴賓廳的慣常操作。

四、第二，卷宗存有書證以作證明，惟原審法庭未有考慮之。載於卷宗第 36 至 44 頁的“客人存碼收據”之存碼日期和時間，與涉案九張借款單的借款日期和時間相同或前後只相差一分鐘，“客人存碼收據”下方載有簽署 Marker 的文字記載，且“客人存碼收據”之存款金額與相對應的借款單的借款金額完全相同。

五、按一般常理，借取款項無須先存入等額款項。倘存入款項之用途僅為清償之前拖欠的債務，那麼，為何存入款項的日期和時間與借款的日期和時間相同或相約，且存入金額與借貸金額完全一致？所以，上述書證，配合以下證言，可充分證實調查基礎事實第 9 和 10 條事實。

六、第三，上訴人認為，案件存有充分證言以證明上述兩條事實。

七、證人 D 是被上訴人的前員工，亦是第一上訴人與被上訴人之間所涉及的多宗執行異議案當中皆為被上訴人作證的員工。證人清楚講述第一上訴人於被上訴人的貴賓廳之借取籌碼程序當中存有“存簽”之操作，如此，被上訴人才會允許第一上訴人簽借籌碼，亦講述該等已存入帳戶的款項如何被處理，相關證言可透過庭審錄音記錄 Translator2\Recorded on 27-Oct-2022 at 15.50.21 (3YS8GDDG03520319)的 01:02:14 至 01:05:01 之內容予以證實。

八、此外，證人 E、F 及 G 聲稱是第一上訴人的前員工，皆清楚講述存有“存簽”之操作，皆足以證明上述兩條調查基礎事實可被證實，或當中的大部分事實得以被證實，庭審錄音內容包括：

- E Translator2\Recorded on 27-Oct-2022 at 10.05.26 (3YS(03!103520319) 的 0:03:19 至 0:08:10 ；

- F Translator2\Recorded on 27-Oct-2022 at 10.05.26 (3YS(03!103520319) 的 1:09:40 至 1:22:42 ；

- G Translator2\Recorded on 27-Oct-2022 at 11.43.48

(3YS08O0W03520319)的 0:04:06 至 0:08:30。

九、上述證人之證言，與載於卷宗第 36 至 44 頁的“客人存碼收據”和主案卷宗第 41 至 49 頁之借款單的內容完全吻合。

十、並且，調查基礎事實第 7 和 8 條同樣是欠缺書證以作證明，而相關事實之認定也是依靠證人證言，綜觀本案證人，主要是第一上訴人和被上訴人的前員工，他們知悉的事實皆是從第一上訴或被上訴人口中得悉，而關於此等事實，原審法庭則認為透過證言得以予以證實。如此，上訴人認為，在證人獲悉相關事實的方式皆一致的情況下，調查基礎事實第 7 和 8 條獲證實，但調查基礎事實第 9 和 10 條則不獲證實，此等事實認定並不合理，在對證言之採納上存有矛盾。倘原審法庭認為證人證言足以證明調查基礎事實第 7 和 8 條，則在證人皆是相同人士的情況下，上訴人認為，調查基礎事實第 9 和 10 條亦同樣應該獲得證實。

十一、再者，正正由於第一上訴人累計向被上訴人借下巨額欠款仍未清償，所以，第一上訴人與被上訴人之間的借貸模式改為“存簽”方式，調查基礎事實第 7 和 8 條與第 9 和 10 條事實之間，是存有因果關係。

十二、第四，本案涉及的事實，與另一已有確定判決的案件相類似——初級法院之案件編號為 CV3-21-0035-CEO-A，於中級法院的案件編號為 661/2022。該執行案件和執行異議案件的事實與本案相同，只是 H 的角色換成本案第二上訴人，而借款日期和金額不相同。

十三、雖然，該案件的異議人 H 並非本案之當事人，但該案件的情節與本案件相類似，同樣是涉及 A 和其員工與被上訴人之間的借貸關係，因此，上訴人認為，該案件認定的 N 項和 O 項事實對本案件之事實認定存有佐證作用。

十四、由於上述案件判決於 2022 年 12 月 5 日轉為確定，而本案件之辯論終結日是 2022 年 10 月 27 日，因此，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 451 條第 1 款之規定，請求接納此判決證明書作為本案書證。

十五、上訴人認為，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 599 條，原審法庭作出的事實事宜之裁判不正確，在審查證據方面出現錯誤，以庭審證言得出之證據，配合卷宗書證，

應認定調查基礎事實之第 9 和 10 條獲證實。

十六、或應改判調查基礎事實第 9 條獲證實：“第一異議人與 C 集團達成協議，第一異議人須將現金或現金籌碼存入第一異議人的帳戶 M95 或第一異議人指定的其他帳戶，第一異議人或其指定人士才可以在貴賓廳提取相等價值的博彩泥碼以作賭博，而相關的提取方式是透過簽署“借款單”，如本案九張執行名義的借款單。”並改判第 10 條獲證實：“C 集團同時規定，倘賭博輸光全部博彩泥碼，則第一異議人不可取回已存入帳戶的款項，款項全部用以償還拖欠之款項；倘贏了，則可取回已存入帳戶的款項，不存在欠款的情況。”

十七、第二個方面，清理批示之調查基礎事實第 15 至 32、36、37、37A、37B 及 39 條事實應獲部分證實，原審法庭作出的事實事宜之裁判在證據評價上出現嚴重錯誤，對證言之採納上存有矛盾，未有綜合考慮卷宗書證，亦未有結合常理和一般經驗法則，違反《民事訴訟法典》第 556 條第 2 款，因此，相關事實應被改判。

十八、第一，原審法作出的事實事宜之裁判在證言評價上出現嚴重錯誤。

十九、首先，在於第二上訴人之意思表示方面，表現其並非本人向被上訴人借款。證人 E、F、G 及 H 於以下庭審錄音當中，皆不約而同地表示，他們和第二上訴人均是幫第一上訴人工作，受第一上訴人之指令而向被上訴人借款予客人賭博，借款全部是記錄於第一上訴人的 M95 帳戶。

- E 的庭審錄音記錄 Translator2\Recorded on 27-Oct-2022 at 10.05.26 (3YS(03!103520319)的 0:08:49 至 0:16:53；

- 證人 F 的庭審錄音記錄 Translator2\Recorded on 27-Oct-2022 at 10.05.26 (3YS(03!103520319)的 1:16:33 至 1:26:00；

- 證人 G 的庭審錄音記錄 Translator2\Recorded on 27-Oct-2022 at 11.43.48 (3YS08O0W03520319)的 0:08:40 至 0:16:06；

- 證人 H 的庭審錄音記錄 Translator2\Recorded on 27-Oct-2022 at 12.27.34 (3YS1SQ3103520319)的 0:03:07 至 0:09:33。

二十、倘若證人和第二上訴人是本人借款，為何要向被上訴人的員工表示是

AM95 帳戶借款？況且，第二上訴人在被上訴人的貴賓廳擁有帳戶，按常理，第二上訴人為何要透過第一上訴人的帳戶借款？可見，被上訴人願意借款，不是因為相關借款人是否擁有帳戶，而是相關借款人是誰人，只要是第一上訴人，則被上訴人的江經理便會同意借款。

二十一、並且，上述四名證人均表示，每次借款，被上訴人的員工都必須致電予第一上訴人以詢問其是否批准相關借貸，亦會致電予被上訴人的江經理以請求獲得借貸批准。致電予江經理時，只會表述是 AM95 帳戶借款，而不會向江經理提及四名證人或第二上訴人的姓名。如此，不論是四名證人，還是第二上訴人，均自自然然地認為自身不是借款人，皆認為他們是為第一上訴人工作而向被上訴人借款。

二十二、雖然，本案涉及的九宗借款當中，上述四名證人並非親身參與其中，但他們均表示，他們與第二上訴人是同事，工作內容皆相同，借款操作流程都一樣。倘工作情況不相同則反而不太合理，因為，按經驗法則，為同一僱主工作且擔任相同職位的員工的工作程序應是統一，故此，上訴人認為，即使他們的證言是間接證言，但也完全具可比性和可信性。

二十三、其次，在於被上訴人的員工之意思表示方面，表現他們知悉借款人是第一上訴人。如前所述，根據引述證人 E、F、G 及 H 的庭審錄音記錄內容，在借款過程當中，被上訴人的職員和江經理根本不在意證人和第二上訴人的真實身份，他們只是針對第一上訴人本人和其帳戶而批准借款。

二十四、被上訴人的前員工，即證人 I，於庭審錄音記錄 Translator2\Recorded on 27-Oct-2022 at 15.37.10 (3YS8-Y2W03520319) 的 0:02:17 至 0:05:32 當中，表示在涉案的借款過程中，他們是要視乎第一上訴人的帳戶 M95 是否存有借貸額度；會致電第一上訴人是否批准借貸；亦會致電被上訴人的江經理以表示第一上訴人欲借貸，詢問江經理是否批准。

二十五、被上訴人的前員工 J，於庭審錄音記錄 Translator2\Recorded on 27-Oct-2022 at 14.50.42 (3YS6GYBW03520319) 的 0:05:06 至 0:06:58 當中，表示其在處理本案借款過程當中，第二上訴人是透過第一上訴人的帳戶借款，而即使第二上

訴人有帳戶，但一直都是以第一上訴人的帳戶借款，可見，被上訴人是基於知悉第一上訴人借款，才同意借出款項。

二十六、被上訴人的前員工 K，於庭審錄音記錄 Translator2\Recorded on 27-Oct-2022 at 14.50.42 (3YS6GYBW03520319)的 0:38:06 至 0:38:45 當中，表示若第一上訴人在現場，便由第一上訴人簽署借款單；但若第一上訴人不在現場，則由第二上訴人等人簽署借款單。由此可見，在於處理借款手續的被上訴人的員工之角度，清楚知悉欲借款之人，是第一借款人本人，而在第一上訴人本人不在貴賓廳現場時，才由第二上訴人等人代表第一上訴人簽署借款單。而此操作不只一次，而是發生過很多次。

二十七、因此，不論在於簽署借款單之第二上訴人的角度，還是在於處理相關借貸手續的被上訴人之員工的角度，皆是認為借款人是第一上訴人，而第二上訴人僅是第一上訴人的受託人。

二十八、第二，原審法庭忽略卷宗書證之證據價值，相關事實足以認定該等調查基礎事實。

二十九、首先，載於執行主案卷宗第 41 頁至第 49 頁之執行名義，均於“客戶號碼”欄目上載有“M95 A”，可見，在於被上訴人而言，相關借款單的客戶是 M95 帳戶主 A，即第一上訴人，而非第二上訴人 B。

三十、倘第二上訴人是借款客戶，為何借款單上的“客戶號碼”欄目不註明“M7762 B”，反倒是註明第一上訴人之資料？明顯地，借款單的“客戶號碼”欄目載有“M95 A”之原因，與證人 E、F、G、H、I、J 及 K 之庭審證言所述的內容是一致的，皆是由於第一上訴人才是真實借款人的緣故。

三十一、其次，載於卷宗第 32 至 35 頁之貸款記錄、第 45 至 55 頁之存取款記錄、第 56 至 57 頁之還款記錄，以及第 60 至 65 頁之還款記錄均是以第一上訴人的 M95 帳戶作為記錄之主體，換言之，相關貸款、存取款及還款均是以第一上訴人作為主體，而非第二上訴人。

三十二、而且，在存有“存簽”操作的情況下，倘真實借款人是第二上訴人，

第二上訴人應預備借款等額金額，將之存入其自身帳戶，即 M7762 帳戶，但為何根據卷宗第 36 至 44 頁所顯示，涉案借款的等額金額款項卻是存入第一上訴人之 M95 帳戶，且該等“客人存碼收據”亦註明是收妥第一上訴人交來的現金碼？第二上訴人自身擁有帳戶卻不使用，將數百萬元存入第一上訴人的帳戶，難道不擔第一上訴人不將該等款項退還予她？此明顯有違常理。

三十三、根據卷宗第 48、50、52、53 頁資料顯示，第二上訴人涉及本案的九張借款單的存款，全部由 E 或 A 取出，倘第二上訴人是該筆存款之擁有者，為何卻可由他人取走款項？事實上，根據卷宗第 36 至 44 頁之資料所顯示，該等款項是用以“贖 M 用”，即償還 M95 帳戶簽署的 Marker。如此，倘存入之款項是屬於第二上訴人，第二上訴人怎可能容許他人將其款項用以清償第一上訴人帳戶所拖欠的借款而不論該等借款單是由誰人簽署？

三十四、正如調查基礎事實第 38 條獲證實的內容所述，該等存款用以清償 M95 帳戶之債務，而該帳戶簽署借款單之人不僅僅只有第二上訴人，還有其他人士，按一般常理，不可能將自身款項用以清償他人簽署的借款單。顯然，較合理的解釋是，該等存入 M95 帳戶的款項是屬於 M95 帳戶主，即第一上訴人，並由第一上訴人指示其員工 E 等人將該等存款用以償還 M95 帳戶之債務。

三十五、存入的款項屬於第一上訴人的情況下，倘第二上訴人是真實借款人，相關債務由第二上訴人承擔，但第一上訴人為替第二上訴人的債務而自行掏出數百萬元，並存入帳戶，以獲被上訴人批准第二上訴人借貸，此亦完全不符合常理。

三十六、顯然，更合理的解釋是，第一上訴人是真實借款人，M95 帳戶之債務是第一上訴人的債務，因此，第一上訴人指示第二上訴人將款項存入 M95 帳戶，且第一上訴人於其後指示員工將存入的款項用以償還 M95 帳戶之債務，即償還自身拖欠的債務。

三十七、因此，上訴人認為，原審法庭未有考慮上述書證，亦未有結合常理和一般經驗法則，以判定相關事實。

三十八、第三、載於卷宗第 261 頁之擔保書不足以構成第一上訴人為第二上訴

人之債務作出保證的理據，無法確認第一上訴人的真實意思，並且，執行名義上亦沒有載明第一上訴人是擔保人的身份。

三十九、首先，第 261 頁之擔保書沒有明確指明該擔保所涉及的債務日期和債務金額，欠缺第一上訴人明確擔保第二上訴人具體債務之真實意思。

四十、該擔保書是由被上訴人草擬，對於擔保之債務金額和借貸日期留有橫線以讓當事人填寫，顯然，被上訴人認為債務金額和借貸日期對擔保內容非常重要，否則也不會留有橫線；既然如此，若第一上訴人確實存有擔保的真實意願，為何被上訴人的職員不於橫線上填寫債務金額和借貸日期？其餘橫線資料均齊全，惟獨欠缺債務金額和借貸日期，可見，關於此兩項內容未有共識，至少第一上訴人未有相關內容的真實意思表示，所以才未填寫任何資料。

四十一、再者，第一上訴人是於 2018 年在涉案九張執行名義上簽名，而擔保書的日期是 2016 年，倘第一上訴人確實存有擔保第二上訴人債務的意願，為何被上訴人將九預執行名義交予第一上訴人簽署時，不一併將擔保書交予第一上訴人寫債務金額和借貸日期？因為，當時已完全可以確認相關債務的金額和借貸日期。

四十二、加上，倘被上訴人認為卷宗第 261 頁之擔保書足以讓第一上訴人成為第二上訴人的涉案債務之擔保人，為何被上訴人於 2018 年要求第一上訴人在涉案九張借款單上加簽，以達至向兩位上訴人追討欠款的目的？顯然，連被上訴人都認為卷宗第 261 頁之擔保書不足以構成擔保之設定的憑證。

四十三、此外，亦不存在以口頭方式設定擔保的情況。因為，擔保本身在法律上具有不同形式和很多細節，如：是否放棄檢索抗辯權、擔保範圍等，難以透過三言兩語作出完整解釋。而透過上述截錄的證人證言，均已清楚知悉涉案簽署借款單的具體手續流程，當中，被上訴人的職員完全不會詢問第一上訴人是否願意擔保第二上訴人之債務，因此，完全不可能透過口頭方式以設定第一上訴人為涉案債務之擔保人。

四十四、另一方面，九張執行名義上亦沒有註明第一上訴人是第二上訴人的擔保人，也沒有提及兩名上訴人之間是連帶債務關係，因此，不認為存有書證以證明第一上訴人擔保相關債務。

四十五、第四，卷宗存有書證以證明相關款項是存入 M95A 的帳戶內，但原審法庭未有考慮之。載於卷宗第 45 至 53 頁的“取存款”記錄，顯示調查基礎事實第 16、18、20、22、24、26、28、30、32、37A 及 37B 條事實所提及的款項，皆是存入 M95 帳戶內，即第一上訴人的帳戶內。

四十六、上述存取款記錄與載於卷宗第 36 至 44 頁的“客人存碼收據”之記錄吻合，因此，顯然，第 16、18、20、22、24、26、28、30、32、37A 及 37B 條事實之存款是存入 M95 帳戶。

四十七、綜上，原審法庭作出的事實事宜之裁判在證據評價上出現嚴重錯誤，對證言之採納上存有矛盾，未有綜合考慮卷宗書證，亦未有結合常理和一般經驗法則，在評價擔保書之證據價值時也存有嚴重錯誤。事實上，第二上訴人是受第一上訴人所委託，以簽署涉案九張借款單並借取相關籌碼，因借取籌碼而需存入 M95 帳戶之款項亦屬第一上訴人所擁有，相關借款之真實借款人是第一上訴人。

四十八、因此，應改判調查基礎事實第 15 至 32、36、37、37A 及 37B 條事實如下：

- 獲證實調查基礎事實第 15 和 16 條事實：“2016 年 10 月 1 日，第二異議人聽從第一異議人的指示，將現金港幣 1,600,000 元存入帳戶 M95 後，由第二異議人於第一異議人的帳戶簽署編號 192414 借款單，以提取價值港幣 1,600,000 元之博彩泥碼。”

- 獲證實調查基礎事實第 17 和 18 條事實：“2016 年 11 月 4 日，第二異議人聽從第一異議人的指示，將現金港幣 1,000,000 元存入帳戶 M95 後，由第二異議人於第一異議人的帳戶簽署編號 192873 借款單，以提取價值港幣 1,000,000 元之博彩泥碼。”

- 獲證實調查基礎事實第 19 和 20 條事實：“2016 年 11 月 5 日，第二異議人聽從第一異議人的指示，將現金港幣 1,000,000 元存入帳戶 M95 後，由第二異議人於第一異議人的帳戶簽署編號 192887 借款單，以提取價值港幣 1,000,000 元之博彩泥碼。”

- 獲證實調查基礎事實第 21 和 22 條事實: “2016 年 12 月 30 日, 第二異議人聽從第一異議人的指示, 將現金港幣 200,000 元存入帳戶 M95 後, 由第二異議人於第一異議人的帳戶簽署編號 193513 借款單, 以提取價值港幣 200,000 元之博彩泥碼。”

- 獲證實調查基礎事實第 23 和 24 條事實: “2017 年 1 月 14 日, 第二異議人聽從第一異議人的指示, 將現金港幣 500,000 元存入帳戶 M95 後, 由第二異議人於第一異議人的帳戶簽署編號 193685 借款單, 以提取價值港幣 500,000 元之博彩泥碼。”

- 獲證實調查基礎事實第 25 和 26 條事實: “2017 年 1 月 29 日下午, 第二異議人聽從第一異議人的指示, 將現金港幣 500,000 元存入帳戶 M95 後, 由第二異議人於第一異議人的帳戶簽署編號 193819 借款單, 以提取價值港幣 500,000 元之博彩泥碼。”

- 獲證實調查基礎事實第 27 和 28 條事實: “2017 年 1 月 29 日晚上, 第二異議人聽從第一異議人的指示, 將現金港幣 400,000 元存入帳戶 M95 後, 由第二異議人於第一異議人的帳戶簽署編號 193821 借款單, 以提取價值港幣 400,000 元之博彩泥碼。”

- 獲證實調查基礎事實第 29 和 30 條事實: “2017 年 2 月 2 日, 第二異議人聽從第一異議人的指示, 將現金港幣 500,000 元存入帳戶 M95 後, 由第二異議人於第一異議人的帳戶簽署編號 193889 借款單, 以提取價值港幣 500,000 元之博彩泥碼。”

- 獲證實調查基礎事實第 31 和 32 條事實: “2017 年 2 月 4 日, 第二異議人聽從第一異議人的指示, 將現金港幣 500,000 元存入帳戶 M95 後, 由第二異議人於第一異議人的帳戶簽署編號 193938 借款單, 以提取價值港幣 500,000 元之博彩泥碼。”

- 獲證實調查基礎事實第 36 條事實: “第二異議人是以第一異議人的受託人身份, 簽署主案卷宗第 41 至第 49 頁的借款單。”

- 獲證實調查基礎事實第 37 條事實: “第二異議人是第一異議人的員工，是聽從第一異議人的指示以向 C 集團借取博彩泥碼，而非第二異議人本人借取博彩泥碼。”

- 獲證實調查基礎事實第 37A 條事實: “第二異議人於 2016 年 10 月 1 日 09 時 52 分向第一異議人之 M95 帳戶存入港幣 160 萬元之現金或現金籌碼，為此，C 集團向其發出了一式三聯的編號 110509《客人存碼收據》(以下簡稱“存碼單”)，並將存碼單的第一聯面單交予第二異議人，C 集團自己則保留第二及第三聯底單。”

- 獲證實調查基礎事實第 37B 條事實: “第二異議人也於以下日期分別向第一異議人之 M95 帳戶存入現金或現金籌碼，C 集團並為此向其發出相關編號之存碼單，並將全部存碼單的第一聯面單交予第二異議人，C 集團自己則保留第二及第三聯底單:

- 於 2016 年 11 月 4 日 09 時 19 分，存入港幣 100 萬元，存碼單編號 110988;
- 於 2016 年 11 月 5 日 10 時 54 分，存入港幣 100 萬元，存碼單編號 111000;
- 於 2016 年 12 月 30 日 20 時 30 分，存入港幣 20 萬元，存碼單編號 111867;
- 於 2017 年 1 月 14 日 18 時 41 分，存入港幣 50 萬元，存碼單編號 112087;
- 於 2017 年 1 月 29 日 16 時 51 分，存入港幣 50 萬元，存碼單編號 112319;
- 於 2017 年 1 月 29 日 19 時 40 分，存入港幣 40 萬元，存碼單編號 112327;
- 於 2017 年 2 月 2 日 10 時 21 分，存入港幣 50 萬元，存碼單編號 112409;
- 於 2017 年 2 月 4 日 16 時 13 分，存入港幣 50 萬元，存碼單編號 112459。”

- 獲證實調查基礎事實第 39 條事實: “上述第二異議人存入帳戶 M95 的存款已被提取及用作償還 M95 帳戶的其他債務，當中不包括涉及主案卷宗第 41 頁至第 49 頁的“借款單”的債務。”

四十九、第三方面，被上訴裁判未有考慮《民法典》第 388 條之例外情況，未有考慮本案存有書面表證以支持第二上訴人只是以第一上訴人之受託人的身份簽署涉案九張借款單。

五十、第二上訴人於提起執行異議時，已表示其於借款單上簽署只是以第一上訴人的受託人身份簽署，而非以其本人身份簽署，可見，第二上訴人爭執相關借款單

內容的意思表示。

五十一、雖然《民法典》第 388 條規定，不得採納人證。但學者 Vaz Serra 認為該條文的適用有三種例外情況：第一，具有以書面方式作成的表證作支持；第二，按實際情況，立約人是不可能或不可要求立約人提供書證；第三，當事人在無過錯下失去作為證據的文書。學說和司法見解也對於《民法典》第 388 條之適用作出限制。

五十二、本案當中，存有“以書面方式作成的表證作支持”之情況，以判定第二上訴人並非真實借款人，其只是第一上訴人之受託人以代表簽署涉案九張借款單。

五十三、根據本案九張借款單，其上清楚標註“M95 A”，借款人簽名欄目載有第一上訴人和第二上訴人之簽名，對此內容的解讀，有三種可能性：第一，借款單的借款計入 M95 帳戶，視為第一上訴人 A 之借款；第二，第一上訴人是擔保人，第二上訴人是借款人；第三，第一上訴人是借款人，第二上訴人是擔保人。

五十四、第三種可能性較低，因為借款單上完全無法得出第二上訴人願意成為擔保人的意思表示。

五十五、對於第二種可能性，如上所述，擔保書和借款單的內容完全不足以構成第一上訴人欲設定擔保的意思表示，並且，根據上述截錄的證人證言，在借款過程當中，從來不會提及“擔保”字眼，所以，此可能性亦不成立。

五十六、對於第一種可能性，則卷宗書證得以證實之。如上述所述，第一，載於執行主案卷宗第 41 頁至第 49 頁之執行名義，即九張借款單上，均於“客戶號碼”欄目上載有“M95 A”，可見，在於被上訴人而言，相關借款單的客戶是第一上訴人。與上訴人截錄證人 E、F、G、H、I、J 及 K 之庭審證言所述的內容是一致，皆是由於第一上訴人才是真實借款人的緣故。

五十七、第二，載於卷宗第 32 至 35 頁之貸款記錄、第 45 至 55 頁之存取款記錄、第 56 至 57 頁之還款記錄，以及第 60 至 65 頁之還款記錄均是以第一上訴人的 M95 帳戶作為記錄之主體，而非第二上訴人。

五十八、第三，在存有“存簽”操作的情況下，倘真實借款人是第二上訴人，為何根據卷宗第 36 至 44 頁所顯示，涉案借款的等額金額款項卻是存入第一上訴人

之 M95 帳戶，且該等“客人存碼收據”亦註明是收妥第一上訴人交來的現金嗎？此明顯有違常理。

五十九、根據卷宗第 36 至 44 頁之資料所顯示，該等存入之款項是用以“贖 M 用”，即償還 M95 帳戶簽署的 Marker。如此，倘存入之款項是屬於第二上訴人，第二上訴人怎可能容許他人將其款項用以清償第一上訴人帳戶所拖欠的借款而不論該等借款單是由誰人簽署？較合理的解釋是，該等存入 M95 帳戶的款項是屬於 M95 帳戶主，即第一上訴人，並由第一上訴人指示其員工 E 等人將該等存款用以償還 M95 帳戶之債務。

六十、存入的款項屬於第一上訴人的情況下，倘第二上訴人是真實借款人，第一上訴人為著第二上訴人的債務而自行掏出數百萬元，並存入帳戶，以獲被上訴人批准第二上訴人借貸，此亦完全不符合常理。本案涉及的債務是數百萬元，按一般經驗法則，怎可能有人為著他人的債務而自掏數百萬元以寄存於債權人指定的帳戶當中。顯然，更合理的解釋是，第一上訴人是真實借款人，M95 帳戶之債務是第一上訴人的債務。

六十一、第四，載於卷宗第 261 頁之擔保書欠缺擔保的債務資料，不足以構成第一上訴人為第二上訴人之債務作出保證的理據，無法確認第一上訴人的真實意思。

六十二、第五，執行名義沒有載明第一上訴人是擔保人的身份，文義上完全無法得出第一上訴人欲成為第二上訴人的擔保人的意思表示。

六十三、第六，根據本上訴陳述之附件，即中級法院的案件編號為 661/2022 之合議庭裁判書，從已證事實當中可見，H 簽署該案件之借款單是以第一上訴人代表的身份簽署，而根據證人 E、F、G 及 H 於本案件之庭審證言可見，他們與第二上訴人一樣，均是為第一上訴人服務，代表第一上訴人簽署借款單，因此，簽署本案之借款單的情況皆是一樣，皆是第二上訴人以第一上訴人的受託人身份簽署。

六十四、第七，卷宗第 295 頁之追認文件具有完全證明力。該文件不是以當事人陳述之方式以作為證據，根據《民法典》第 348 條規定，該文件構成訴訟外之自認。由於該追認文件是以私文書方式作出，呈交至原審法庭，亦會通知被上訴人，因此，

相關自認的內容是向原審法庭和被上訴人作出，符合《民法典》第 351 條第 2 條之規定，自認內容具有完全證明力。

六十五、故此，原審法庭在認定事實之時，應考慮卷宗第 295 頁之追認文件的完全證明力，然而，事實上，被上訴判決未有考慮相關內容，因此，被上訴判決在證據之證明力判斷上沾有違反法律規定的瑕疵。

六十六、綜上，原審法庭作出的事實事宜之裁判當中，認為依據《民法典》第 388 條第 1 款規定，不得採納人證，然而，如上所述，該條款之適用應有所限制，並且，本案之上述書證和證人證言內容是完全吻合，完全足以判定第一上訴人才是真實借款人，而第二上訴人只是以受託人身份簽署涉案九張借款單，因此，僅第一上訴人須承擔償還債務之義務。

六十七、第四方面，清理批示之調查基礎事實第 3 和 39A 條事實應獲改判。

六十八、基於以上所述，第一上訴人才是涉案九張借款單之真實借款人，第二上訴人只是第一上訴人的受託人，因此，上述第 3 條事實應改判為：“第二異議人沒有向 C 集團借取主案卷宗第 41 頁至第 49 頁的借款單涉及之博彩泥碼以進行博彩。”

六十九、第 39A 條事實應改判為：“於 2018 年 12 月 11 日，第一異議人在主案卷宗第 41 頁至第 49 頁的《借款單》上的“借款人”一欄上加簽上自己的簽名及寫上當日日期，以確認向 C 集團承擔全部欠債。”

七十、第五方面，清理批示之調查基礎事實第 3 條事實應獲改判，原審法庭作出的事實事宜之裁判在證據評價上出現嚴重錯誤，未有考慮卷宗之書證，因此，相關事實應獲改判。

七十一、根據主案卷宗之執行名義，顯示相關籌碼由第二上訴人收取，沒有任何書證或人證證明相關借款籌碼交予第一上訴人，因此，被上訴裁判在證據審查上出現嚴重錯誤，未有考慮執行名義之書證，相關調查基礎事實應獲改判為：“主案卷宗第 41 頁至第 49 頁的借款單涉及的博彩泥碼是交予第二異議人。”

七十二、綜上所述，應當對原審法庭作出的被上訴裁判，以及事實事宜的裁判作出如上述之改判，繼而判處兩名上訴人提出的異議理由成立。

綜上所述，請求尊敬的法官 閣下：

- i. 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 599 條，裁定原審法庭作出的事實方面之裁判不正確，在審查證據方面出現嚴重錯誤，對證言之採納上存有矛盾，未有充分考慮卷宗書證，未有結合常理和一般經驗法則，錯誤理解《民法典》第 388 條，基於此而變更原審法庭所作之裁判，應判處調查基礎事實第 3、9、10、15 至 32、33、36、37、37A、37B、39、39A 條事實如以上所述般作出改判，並判處兩名上訴人的異議理由成立；
- ii. 倘上述請求不獲接納，則請求裁定被上訴裁判違反《民法典》第 348 條、第 351 條、388 條，《民事訴訟法典》第 556 條第 2 款之規定，亦違反一般經驗法則，撤銷被上訴裁判。”

*

被異議人在答覆中點出以下結論：

“一、上訴人就其上訴陳述中主要的上訴理據均為針對原審判決的已證事實提出爭議，認為諸多的已證事實應作出改判為獲得證實或不獲證實。

二、在此必須首先指出的是，卷宗內載有以下重要的書證：

- a. 執行主案卷宗第 41 至 49 頁，為合共 9 張《借款單》；
- b. 本異議案卷宗第 29 及 30 頁，為第一上訴人所持有 M95 帳戶的登記資料表；
- c. 本異議案卷宗第 31、261 及 262 頁，載有兩名上訴人簽名之《擔保書》；
- d. 本異議案卷宗第 32 至 67 頁，為涉案 M95 帳戶的貸款記錄、存取籌碼收據及流水記錄等。

三、關於上述各文件的內容及真實性，在本案中從未被兩名上訴人提出爭執，言即他們也承認及確認上述各文件是真實存在及當中載有他們兩人的簽名均是真確的。

四、除對不同見解給予尊重外，被上訴人認為根據以上文件之內容，足以得出原審法院現所給出的事實版本結論：第二上訴人以自己名義向被上訴人作出

借貸，並由第一上訴人擔保其借貸之債務，兩名上訴人均有義務向被上訴人償還貸款，而且有關涉案借貸根本從未作出償還。

五、根據上述執行名義的文件內容，當中不存在陳述第二上訴人是以第一上訴人的受託人身份或以他人名義行事字句。

六、根據卷宗第 29 及 30 頁的開戶資料表，涉案帳戶之戶主，即第一上訴人根本沒有授權第二上訴人可以其名義作出貸款。

七、第二上訴人如要證明其非以自己名義簽署有關借款文件，即要證明其是以獲授權方式，為此應提供或出示由授權人以書面方式作成之授權書，然而，已證事實及卷宗資料均表明並不存在這一份書面授權文件。

八、由於違反了上述法律規定的形式要求，所以就本案的借貸行為，兩名上訴人之間從未建立法律上有效的授權關係，在該借貸文件上根本沒有記載任何其是以他人名義作出借貸的表述。

九、因此，在對不同見解給予充分尊重下，被上訴人認為本案中只能得出第二上訴人於簽署各執行名義時並非以第一上訴人的受託人身份行事的結論。

十、再者，考慮到《民法典》第 1104 條及第 1106 條之規定，即使認為兩名上訴人之間存在委任關係，法律上亦將之區分為“有代理權之委任”及“無代理權之委任”制度。

十一、而由於欠缺有效的書面授權文件，兩名上訴人之間的委任關係亦只能適用《民法典》第 1106 條及續後數條所規定的“無代理權之委任”制度。

十二、因此，第二上訴人是以個人名義與被上訴人建立借貸關係及作出欠債聲明的，即使其與第一上訴人之間確存有另一重委任或勞動關係亦然。

十三、由於第二上訴人是以自己名義作出行為，並由其取得及承擔相關借貸行為而產生的權利和義務，因此其有法定義務向被上訴人償還本案之債務。

十四、再次強調，在被上訴人已提供由兩名上訴人親身簽名的承認債務文件情況下，有關他們兩人(尤其是第二上訴人)所作的意思表示已產生完全證明力，

並不採納僅透過人證的方法推翻。

十五、但無論如何，由於上訴陳述書中指出了一些庭審錄音中的證人證言以支持有關訴理據，為履行作出反駁之義務，被上訴人現也逐一就該等上訴理據作出具體的回應。

十六、關於調查基礎內容第 9 和 10 條事實，第一方面，上訴人們指出根據卷宗第 36 頁至 44 頁之文件顯示有關存碼時間與借貸時間相約是沒有意義的，因為被上訴人從未否認此點，只不過相關於涉案時間所存入的款項，於後來已被用來償還與本案無關的其他債務，而上訴人們自己所援引的 D 證人之證言亦指證上述事實。

十七、結合卷宗第 32 至 67 頁文件書證，當中清楚顯示出有關存款之去向追蹤，尤其是每當存款事後被提取出來後，均會在存款單上蓋上 “Cancelled” 的印蓋，以及有關貴賓廳的電腦系統流水帳記錄，足以支持原審判決作出對調查基礎事實第 9 及 10 條為不獲證實之認定。

十八、此外，即使上訴人們再援引了證人 E、F 及 G 之證言，但他們的證人方面只是間接證言，只是講述了自己的借貸操作，而於涉案借貸當時根本並不在場。

十九、另一方面，他們也分別被被上訴人於另案中作出追討，給出的證言顯然也具有偏頗之嫌，事實上本案第二上訴人也有於上述各證人被告的案件中為他們作證，包括由上訴人們現所提交的編號 CV3-21-0035-CEO-A 關於 H 案件中亦是如此，他們各人都是異口同聲地表示自己並不是有關借貸的真正債務人。

二十、但是，單憑他們自己的陳述顯然並不能推翻他們自己曾親身以 “借款人” 身份簽署欠債文件中所作出的意思表示。

二十一、綜上所述，原審判決對調查基礎事實第 9 及 10 條之認定是得到充份的客觀證據支持的，亦完全符合生活經驗法則，沒有任何矛盾或嚴重錯誤，應予以維持。

二十二、關於調查基礎內容第 15 至 32、36、37、37-A、37-B 及 39 條事實，第一方面，上訴人們所援引的 E、F、G 及 H 等人的證言並不是以推翻他們親自向被上訴人要求作出借貸之事實，他們同樣在不同案件中以被執行人身份被上訴人追討欠債，當然會說出對自己一方有利的陳述內容。

二十三、第二方面，上訴人他們所援引的被上訴人前員工證人 I、J 及 K 的證言內容根本沒有說明第二上訴人是以第一上訴人名義代其作出借貸的事實情況，她們只是講出涉案當時第二上訴人來到貴賓廳要求借貸，經電話詢問上級及得到第一上訴人同意後，透過 M95 帳戶來記帳，過程中不論是第二上訴人、第一上訴人又或是公司上級均沒有亦不會講明是否“授權”或“擔保”的關係。

二十四、第三方面，上訴人指原審判決忽略了卷宗書證之證據價值，但實情正好相反，卷宗內的書證才是支持原審法院作出本案裁判的最有力證據。

二十五、主案卷宗第 41 至 49 頁執行名義所記載的是“本人(正楷姓名): B 證件類別: 澳門身份證 證件號碼: 12***** (1) 茲向澳門 C 集團有限公司借取現金港幣壹佰陸拾圓整，並承諾於 4 日內歸還上述貸款，否則澳門 C 集團有限公司按照公司規定收取法定利息，如超過 60 天仍未歸還，將接受澳門 C 集團有限公司循法律途徑向本人追討。本借款單根據澳門商法典第 1064 條及 2004 第 5/2004 號法律而發出。本人聲明已收到上述款項並同意在本收據背面提出之條款及條件。”並在“借款人”一欄上載有第二上訴人親筆簽名。

二十六、如此確鑿的承認債務聲明文件，卻被上訴人說成借款者是另有其人。

二十七、本案卷宗第 32 至 35 頁之貸款記錄中，清楚記載了貸款主體是“B(A)”，從文義上本看，要真正描述的人名不會放在括號之內，括號內的表達明顯只是作為補充、輔助性的內容。

二十八、更重要的是，本案卷宗第 31、261 及 262 頁之“擔保書”文件已清楚記載了是由第一上訴人擔保第二上訴人所作的借貸，且更再一次地載有兩名

上訴人的親筆簽名！

二十九、此外，本案卷宗第 29 及 30 頁的 M95 帳戶資料表也進一步表明了該帳戶之持有人第一上訴人根本從無授權第二上訴人可以其名義作出借貸。

三十、根本無可否認的是，無論在事前及事後，兩名上訴人均清楚知道貴賓廳的規矩是“誰借貸誰取碼”，而第二上訴人的借款是要得到第一上訴人的擔保才有機會獲得被上訴人的批准。

三十一、綜上所述，原審判決對調查基礎內容第 15 至 32、36、37-A、37-B 及 39 條之認定是得到充份的客觀證據支持的，亦完全符合生活經驗法則，沒有任何矛盾或嚴重錯誤，應予以維持。

三十二、關於《民法典》第 388 條之例外情況，上訴人們指原審判決未有考慮《民法典》第 388 條之例外情況，但審判者在適用法律時，如認為符合了法律規定的一般情況，根本無須考慮尚有的例外情況，尤其是上訴人們現所主張的例外情況根本沒有明文規定的，而只是學者理論。

三十三、根據《民法典》第 452 條結合第 370 條、第 387 條及第 388 條之規定，上訴人親自在涉案執行名義上簽名，所以其透過該文件確認欠下他人金錢的意思表示對其已產生完全證明力，亦不採納僅透過人證的方法推翻。

三十四、根據主案卷宗第 41 至 49 頁執行名義的文件內容，當中不存在陳述第二上訴人是以第一上訴人的受託人身份或以他人名義行事的字句。

三十五、根據本案卷宗第 29 頁的“會員資料表”及第 30 頁的“會員更新資料及授權表格”內容，第一上訴人作為 M95 帳戶之戶根本沒有授權第二上訴人可以其名義作出貸款。

三十六、本案中，第二上訴人如要證明其非以自己名義簽署有關借款文件，即要證明其是以獲授權方式，則按照《民法典》第 255 條第 2 款結合第 452 條第 2 款之規定，應提供或出示由授權人即第一上訴人以書面方式作成之授權書，然而，已證事實及卷宗資料均表明並不存在這一份書面授權文件。

三十七、由於違反了上述法律規定的形式要求，所以就本案的借貸行為，兩名上訴人之間從未建立法律上有效的授權關係。

三十八、面對本案之借貸關係，重要的是第二上訴人在簽署本案執行名義以向被上訴人作出借貸之時，在該借貸文件上根本沒有記載任何她是以他人名義作出借貸的表述。

三十九、在上述援引的一宗與本案情節相似的民事案件當中，由作出行為人出示了授權書及提供了複本，但仍然沒有獲法院所採納是以受權人身份作出行為。

四十、回顧本案，綜觀本案的所有書證，應得出的結論明顯是更傾向於認定第二上訴人是以本人名義作出借貸。

四十一、正如上述，根據本案執行名義的內容，當中不存在陳述第二上訴人是以他人名義作出行為的字句。

四十二、根據本案卷宗第 29 及 30 頁的文件顯示，第一上訴人亦沒有作出任何預先書面授權予第二上訴人可代其作出貸款。換言之，第一上訴人沒有於任何書面文件中作出任何預先授權予第二上訴人可代其向被上訴人作出借貸之文件。

四十三、此外，本案卷宗第 262 頁尚存有一份由第二上訴人以“借款人”名義及第一上訴人以“擔保人”名義簽署之《擔保書》文件，該文件的作出日期是 2016 年 1 月 7 日，是於簽署本案九張執行名義前作出的，即在第二上訴人向被上訴人請求借取涉案等值港幣之博彩專用泥碼時，是明確清楚知道自己並無第一上訴人授權借貸的權限，而是以自己名義向上訴人作出借貸。

四十四、綜上所述，在絕對尊重不同見解下，被上訴人認為即使本案中可能存在其他相反證據，但根據作為本案執行名義的《借款單》內容、卷宗第 29 頁的《會員資料表》、卷宗第 30 頁的《會員更新資料及授權表格》內容以及卷宗第 31 頁的《擔保書》內容，尤其是《借款單》上欠缺任何意定代理行為之記載，應得出的事實結論只能是第二上訴人於簽署各執行名義時並非以第二上訴人的受託

人身份行事。

四十五、關於調查基礎內容第 3 和 39-A 條事實，上訴人們在這方面的質疑只是單純援引其前部分陳述的理由，而沒有再提出新的具體上訴依據，因此，被上訴人只能同樣援引以上陳述的答覆理由，而不再重複贅述。

四十六、但必須再次重申的是，原審法院是在審閱了本案所有書證，並在親身聽取了各方證人的證言後才得出有關的事實認定，當中並不存在有任何明顯的矛盾和錯誤，故調查基礎事實第 3 和 39-A 條事實的認定應予以維持。

四十七、關於調查基礎內容第 33 條事實，上訴人們主張基於執行名義顯示相關籌碼由第二上訴人收取，因此調查基礎內容第 33 條事實應改判為“主案卷宗第 41 頁至第 49 頁的借款單涉及的博彩泥碼是交予第二異議人”。

四十八、對此，原審法院對調查基礎內容第 33 條事實“主案卷宗第 41 頁至第 49 頁的借款單涉及的博彩泥碼是交予第一異議人及第二異議人的客人，而非交予第一異議人及第二異議人？”的認定是不獲證實。

四十九、明顯地，原審法院是在否定兩名上訴人聲稱涉案借取的籌碼是交予兩名上訴人的“客人”的事實，而根據涉案九張執行名義的記載，有關籌碼確是於即時交給予第二上訴人的。

五十、上訴人們現所主張改判的內容是與其自己於異議狀中陳述的版本相矛盾。

五十一、綜上所述，除對不同見解給予尊重外，被上訴人認為原審判決不論在事實及法律層面的裁定均沒有任何瑕疵，且完全符合卷宗證據及客觀經驗法則，故原審判決之整體均應予以維持。

綜上所述，請求尊敬的中級法院各位法官閣下駁回上訴人們所提出的全部上訴理由，並完全維持原審法院所作出之裁判。”

★

助審法官已對卷宗作出檢閱。

二、理由說明

經庭審後，原審法官認定以下事實：

A embargada deduziu o presente processo de execução contra o 1º embargante A e a 2ª embargante B, servindo de títulos executivos os documentos nos autos do processo principal, a fls. 41 a 49, cujo teor se dá aqui por integralmente reproduzido .

A embargada era um empresário comercial de pessoa colectiva.

O 1º embargante detinha a conta n.º M95 na sala VIP da embargada.

As dívidas indicadas nos talões de empréstimo, de fls. 41 a 49 dos autos do processo principal, foram emergentes do exercício da actividade da sala VIP explorada pelo embargado. (Q. 1º)

O primeiro embargante não pediu emprestado junto do embargado, as fichas mortas para jogo envolvidas nos talões de empréstimo, de fls. 41 a 49 dos autos do processo principal. (Q. 3º)

O embargado concedeu ao 1º embargante uma linha de crédito, a fim de que este utilizasse o limite de crédito, através de assinatura de “talões de empréstimo” , para pedir empréstimos em fichas mortas para jogo através da sua conta n.º M95. (Q. 7º)

Pelo menos a partir de 2016, o limite de crédito concedido ao 1.º embargante estava esgotado, não podendo este pedir mais fichas mortas emprestadas da conta n.º M95 através de assinatura de “talões de empréstimo” . (Q. 8º)

A 2ª embargante detinha uma conta n.º M7762 na sala VIP do embargado, que era vinculada à conta n.º M95 do 1º embargante, isto é,

uma sub-conta da conta n.º M95. (Q. 14º)

A 2ª embargante depositou na embargada a quantia em numerário de HKD1.600.000,00 e assinou o talão de empréstimo n.º 192414 para levantar as fichas mortas no valor de HKD1.600.000,00. (Q. 16º)

A 2ª embargante depositou na embargada a quantia em numerário de HKD1.000.000,00 e assinou o talão de empréstimo n.º 192873 para levantar as fichas mortas no valor de HKD1.000.000,00. (Q. 18º)

A 2ª embargante depositou na embargada a quantia em numerário de HKD1.000.000,00, e a 2ª embargante assinou o talão de empréstimo n.º 192887 para levantar as fichas mortas no valor de HKD1.000.000,00. (Q. 20º)

A 2ª embargante depositou na embargada a quantia em numerário de HKD200.000,00 e assinou o talão de empréstimo n.º 193513 para levantar as fichas mortas no valor de HKD200.000,00. (Q. 22º)

A 2ª embargante depositou na embargada a quantia em numerário de HKD500.000,00 e assinou o talão de empréstimo n.º 193685 para levantar as fichas mortas no valor de HKD500.000,00. (Q. 24º)

A 2ª embargante depositou na embargada a quantia em numerário de HKD500.000,00 e assinou o talão de empréstimo n.º 193819 para levantar as fichas mortas no valor de HKD500.000,00. (Q. 26º)

A 2ª embargante depositou na embargada a quantia em numerário de HKD400.000,00 e assinou o talão de empréstimo n.º 193821 para levantar as fichas mortas no valor de HKD400.000,00. (Q. 28º)

A 2ª embargante depositou na embargada a quantia em numerário de HKD500.000,00 e assinou o talão de empréstimo n.º 193889 para levantar as fichas mortas no valor de HKD500.000,00. (Q. 30º)

A 2ª embargante depositou na embargada a quantia em numerário de HKD500.000,00 e assinou o talão de empréstimo n.º 193938 para levantar as fichas mortas no valor de HKD500.000,00. (Q. 32º)

Antes de assinar os aludidos nove “talões de empréstimo” , a 2ª embargante tinha depositado, na conta aberta na sala VIP, a quantia total de HKD6.200.000,00. (Q. 35º)

Em 01 de Outubro de 2016, pelas 09h52, a 2ª embargante depositou na embargada a quantia de HKD1.600.000,00 em numerário ou em fichas vivas. Para tal, o embargado emitiu-lhe o “recibo de depósito de fichas para cliente” n.º 110509, que era feito em triplicado, sendo o original entregue à 2ª embargante, e o duplicado e o triplicado em poder do embargado. (Q. 37ºA)

A 2ª embargante nas datas abaixo indicadas depositou na embargada as quantias em numerário ou em fichas vivas também abaixo indicadas. Para tal, a embargada emitiu-lhe “talões de depósito de fichas” com os números correspondentes, sendo os originais entregues à 2ª embargante, e os duplicados e os triplicados em poder do embargado: (Q. 37ºB)

- Em 04 de Novembro de 2016, pelas 09h19, depositou a quantia de HKD1.000.000,00, com o talão de depósito de fichas n.º 110988;

- Em 05 de Novembro de 2016, pelas 10h54, depositou a quantia de HKD1.000.000,00, com o talão de depósito de fichas n.º 111000;

- Em 30 de Dezembro de 2016, pelas 20h30, depositou a quantia de HKD200.000,00, com o talão de depósito de fichas n.º 111867;

- Em 14 de Janeiro de 2017, pelas 18h41, depositou a quantia de

HKD500.000,00, com o talão de depósito de fichas n.º 112087;

- Em 29 de Janeiro de 2017, pelas 16h51, depositou a quantia de HKD500.000,00, com o talão de depósito de fichas n.º 112319;

- Em 29 de Janeiro de 2017, pelas 19h40, depositou a quantia de HKD400.000,00, com o talão de depósito de fichas n.º 112327;

- Em 02 de Fevereiro de 2017, pelas 10h21, depositou a quantia de HKD500.000,00, com o talão de depósito de fichas n.º 112049;

- Em 04 de Fevereiro de 2017, pelas 16h13, depositou a quantia de HKD500.000,00, com o talão de depósito de fichas n.º 112459.

Os depósitos indicados nos quesitos 37-A e 37-B da Base Instrutória foram levantados e utilizados para o reembolso de outras dívidas da conta n.º M95, não incluindo, as dívidas dos “talões de empréstimo” de fls. 41 a 49 dos autos do processo principal. (Q. 38º)

As quantias depositadas pela 2ª embargante na embargada foram levantadas e utilizados para o reembolso de outras dívidas da conta n.º M95, não incluindo, as dívidas dos “talões de empréstimo” , de fls. 41 a 49 dos autos do processo principal. (Q. 39º)

Em 11 de Dezembro de 2018, o 1º executado acrescentou a sua assinatura e preencheu a data desse dia no espaço de “mutuário” dos talões de empréstimo de fls. 41 a 49 dos autos do processo principal, no sentido de reconhecer a sua responsabilidade pela totalidade das quantias emprestadas pela 2ª executada. (Q. 39ºA)

Em 09 de Novembro de 2010, a Sociedade de XXXXXX S.A. e o exequente celebraram um contrato de promoção de jogos, através do qual foi permitida esta última explorar sala VIP nos casinos da primeira e exercer

actividade de promoção de jogos. (Q. 39ºB)

Em 09 de Novembro de 2010, a Sociedade de XXXXXX S.A. por contrato celebrado, permitiu ao exequente o exercício da actividade de concessão de crédito para jogo dentro dos casinos da primeira, cujo prazo contratual foi automaticamente renovado. (Q. 39ºC)

*

上訴人針對調查基礎內容第 3、9、10、15 至 32、33、36、37、37A、37B、39 及 39A 條事實提出爭執。

在審理上述問題之前，我們首先需要探討是否可以採納人證。

第二上訴人表示，涉案的九張借款單均由其簽署，因此沒有對這些借款單上簽名的真實性提出爭執。上訴人強調，其只是以第一上訴人的受託人身份在借款單上簽署，但並不承認借款單的內容。

《民法典》第 452 條第 1 款規定：“一人僅以單方意思表示許諾作出一項給付或承認一項債務，但未指明原因者，債權人無須證明基礎關係；在出現完全反證前該基礎關係推定存在。”

終審法院在第 110/2019 號合議庭裁判中指出：“根據該條文第一款的規定，在出現完全反證前基礎關係推定存在，因此，應由債務人負責證明相關借款從不存在。”

根據上述規定，因第二上訴人作出了一項承認債務的聲明，故基礎關係推定存在，但其可提出完全反證。

《民法典》第 368 條規定：

“一、對於私文書內之筆跡及簽名或僅其簽名，如已獲得出示文書所針對之當事人之承認或對其不提起爭議，或該當事人雖被指為作成人而表示不知是否屬其筆跡或簽名，又或有關之筆跡及簽名或僅其簽名在法律或司法上被視作真實，

則有關之筆跡及簽名或僅其簽名即視為真實。

二、出示文書所針對之當事人，如對該筆跡或簽名之真實性提起爭議、或表示不知該筆跡或簽名是否真實且否認為其作成人，則由出示文書之當事人證明該筆跡或簽名之真實性。”

再根據《民法典》第 370 條的規定：

“一、按以上各條規定經認定作成人之私文書，對其作成人所作之意思表示有完全證明力，但不影響對文書虛假之爭辯及證明。

二、意思表示內違背表意人利益之事實視為已證實；但按照證據中有關透過自認而構成證據之規定，意思表示為不可分割。

三、(…) ”

本案的第二上訴人，即第二被執行人，簽署了九張借款單，且未對有關私文書的筆跡及簽名提出爭議，因此可以視該文書為真實。

與此同時，在這九張借款單上，第二被執行人作出了違背其利益的表示，因此，違背表意人利益的事實視為完全證明。

即使第二被執行人簽署了承認債務的聲明，但其仍然可以通過法律允許的證據方法推翻有關基礎關係的存在。

根據《民法典》第 387 條第 2 款的規定：“事實已由文件或其他具完全證明力之方法完全證明時，亦不採納人證。”

按照該規定，如有關事實已由具有完全證明力的證據方法完全證明，不得透過人證予以推翻。

終審法院在第 110/2019 號合議庭裁判中，命令第一審法院在審理事實事宜時，須注意《民法典》第 370 條第 2 款、第 387 條及 388 條的規定。

中級法院第 614/2010 號合議庭裁判摘要亦指出：

“I- Uma carta dirigida pelo executado ao exequente reconhecendo a dívida, se não impugnada, nem sindicada quanto à genuinidade da assinatura, e sem demonstração de que, por outro lado, tivesse sido escrita padecendo de alguma fonte de invalidade (art. 352º do CC), apresenta-se como documento genuíno e confessorio: tem valor de confissão extrajudicial com força probatória plena (art. 351º, nº 2, do CC).

II- A prova plena daí derivada pode, no entanto, ser contrariada mediante a prova do contrário, salvo as restrições especialmente determinadas. A prova testemunhal é uma dessas restrições (arts. 340º, “in fine”, 386º e 387º, nº 2, do CC).”

單憑文義解釋，本案的被執行人不能通過人證推翻已通過完全證據證明的事實。

然而，學理及司法見解早對上述問題提出更穩妥及可行的觀點。

Vaz Serra 教授認為，只要能夠提出其他使人質疑文件所顯示的事實與實際情況不符的情事，或提交其他書面佐證，則可採納人證作為證據方法。

而在司法見解上，葡萄牙最高法院在 2005 年 11 月 29 日第 05A3283 號案件的合議庭裁判中也提到：

“O problema que então surgirá é o de saber se essa prova do contrário poderá ser feita por testemunhas ou por presunções judiciais, atento o disposto nos art 551, 393, n.º 2, última parte, e 394, n.º 1, do C.C.

Em tese geral, poderá dizer-se que a proibição da prova testemunhal e por presunções, decorrente dos aludidos preceitos, não tem carácter absoluto, sob pena de conduzir a resultados iníquos.

Vaz Serra (Bol. 112, págs 193 e 218 e RLJ, 103, pág. 13), na esteira do direito francês e italiano, defende, por exemplo, que se admita a prova testemunhal desde que

ela seja acompanhada de circunstâncias que tornem verosímil a convenção contrária ao documento que com ela se pretende demonstrar ou no caso de existir um começo de prova por escrito, isto é, qualquer escrito proveniente daquele contra quem a acção é dirigida ou do seu representate, que torne verosímil o facto alegado.

Mota Pinto (Col. Jur. 1985, III, pág. 9), também escreve:

«Constitui excepção à regra do art. 394 e, por isso, deve ser permitida a prova por testemunhas no caso do facto a provar estar já tornado verosímil por um começo de prova por escrito.»”

葡萄牙波爾圖上訴法院在最近 (2023 年 2 月 7 日) 一宗上訴案 (第 1330/19.3T8PRT.P1 號案件) 的合議庭裁判中亦持相同觀點：

“A doutrina e a jurisprudência têm divergido entre a possibilidade ou a impossibilidade da parte usar de prova testemunhal para a destruição dos efeitos da confissão, entendendo grande parte, porventura a maior parte, que essa prova deve ser admitida quando seja acompanhada de circunstâncias objetivas que tornem verosímil a convenção contrária ao documento que com ela se pretende demonstrar ou no caso de existir um começo de prova por escrito que a prova testemunhal vise completar. Não vemos qualquer razão válida para cingirmos este debate à declaração confессória do recebimento do preço ou das tornas. Independentemente de a declaração incidir sobre estes ou outros factos desfavoráveis ao declarante, a sua força probatória rege-se pelas mesmas normas de direito probatório material, pelo que as soluções jurídicas hão-de ser as mesmas. Nestes termos, em síntese conclusiva, cremos que a prova por testemunhas e por presunções judiciais será admissível nas duas situações acima referidas: para prova do vício da vontade de que possa enfermar a declaração confессória e para prova da inveracidade da declaração confессória, quando existir

outro meio de prova, máxime prova documental, que torne verosímil essa inveracidade.”

本文中，卷宗內載有多份書證，例如卷宗第 11 至 14 頁的貸款記錄，其中顯示除了被執行人 A 及 B 外，還有其他人曾經通過編號 M95 賬戶提存款項。另外，卷宗第 29 及 30 頁的會員資料表亦顯示第一上訴人 A 是編號 M95 賬戶的會員。

由此可見，上述文件可佐證第二上訴人 B 並非編號 M95 賬戶的持有人，以及當時是以僱員身份代表其僱主即第一上訴人 A 簽署借款單。因此，針對第二被執行人是否真正基礎關係主體這部分的事實，本院認為可通過證人予以證明及認定。

接下來讓我們就上訴人提出的事實爭執進行審理。

經分析案中證人，尤其是曾在 C 貴賓廳工作的員工的證言，以及第一上訴人的僱員的證言，足以證實自某時間段起，第一上訴人如果需要向被上訴人借取泥碼以交予客人賭博，必須先將等額的款項存入第一上訴人的貴賓廳賬戶內，即是所謂的“存簽”操作。多名證人清楚表示，如果第一上訴人的客人贏錢，就可以取回存放在賬戶內的款項；相反，如果客人把錢輸了，那麼存放在賬戶內的錢就視作第一上訴人清償被上訴人之前的 marker 欠款。

另外，案中證人，包括但不限於第一上訴人的員工，均異口同聲地表示第二上訴人只是第一上訴人的前員工，同樣受第一上訴人的指示而替其向被上訴人借款並交予客人賭博。

事實上，證人的證言顯示被上訴人的員工在向第一上訴人(由員工代表)提供借款前，必須先致電第一上訴人以查詢其是否確認相關借款，如此才會進一步致電被上訴人的負責人以請求批准借款。

證人清楚表示被上訴人只接受向第一上訴人提供借款，而不會向第二上訴人或第一上訴人的其他員工提供借款。

被上訴人的員工甚至表示，如果借款時第一上訴人在場，便會由其簽署借款單。如果第一上訴人不在場，第二上訴人才會替第一上訴人簽署借款單，並通過第一上訴人所開立的 M95 賬戶進行借款交收。

事實上，九張借款單均在“客戶號碼”欄目上載有“M95 A”的標示。再綜合多名證人的證言，可以認定 A 即案中的第一上訴人才是真正的借款人，第二上訴人 B 只不過是第一上訴人的僱員，其負責招待客人、替其僱主簽署借款單及提存款項。

如果第二上訴人是九張借款單的借款人，難以理解為何該上訴人不以其個人賬戶，而是以第一上訴人所開立的 M95 賬戶提存款項。更不理解為何被上訴人的員工均異口同聲地表示在未取得第一上訴人 A 的同意前，不會向其他人包括第二上訴人在內的人提供借款。由此可見，證據清楚表明第一上訴人才是真正的借款人，即相關基礎法律關係的主體。

基於以上所述，本院認為原審法官在對事實作出審理時存在錯誤，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 629 條第 2 款的規定，裁定這部分的上訴理由成立，並批准對調查基礎內容內的事實認定作出如下變更：

第 3 條 – “A 2ª embargante não pediu emprestado junto do embargado as fichas mortas para jogo envolvidas nos talões de empréstimo, de fls. 41 a 49 dos autos do processo principal.”

第 9 條 – “O 1º embargante e o embargado chegaram a acordo, pelo qual o 1º embargante ou outras pessoas por este indicadas poderiam levantar fichas mortas para jogo na sala VIP, desde que o 1º embargante depositasse numerário ou fichas vivas na conta n.º M95 do 1º embargante,

ou, em outras contas indicadas pelo 1º embargante, ou, efectuassee transferência bancária para conta bancária indicada pelo embargado, sendo o levantamento feito através da assinatura de talões de empréstimo.”

第 10 條 – “O embargado também estipula que se perdesse todas as fichas mortas no jogo, o 1º embargante não poderia receber de volta as quantias anteriormente depositadas na conta, sendo as mesmas integralmente destinadas para pagar as correspondentes dívidas dos talões de empréstimos; se ganhasse, poderia receber de volta as quantias depositadas na conta desde que não houvesse nenhuma dívida.”

第 15 及 16 條 – “Em 1 de Outubro de 2016, conforme a instrução do 1º embargante, a 2ª embargante depositou a quantia em numerário de HKD1.600.000,00 na conta M95, e assinou, através da conta do 1º embargante, o talão de empréstimo n.º 192414, para levantar as fichas mortas no valor de HKD1.600.000,00.”

第 17 及 18 條 – “Em 4 de Novembro de 2016, conforme a instrução do 1º embargante, a 2ª embargante depositou a quantia em numerário de HKD1.000.000,00 na conta M95, e assinou, através da conta do 1º embargante, o talão de empréstimo n.º 192873, para levantar as fichas mortas no valor de HKD1.000.000,00.”

第 19 及 20 條 – “Em 5 de Novembro de 2016, conforme a instrução do 1º embargante, a 2ª embargante depositou a quantia em numerário de HKD1.000.000,00 na conta M95, e assinou, através da conta do 1º embargante, o talão de empréstimo n.º 192887, para levantar as fichas mortas no valor de HKD1.000.000,00.”

第 21 及 22 條 – “Em 30 de Dezembro de 2016, conforme a

instrução do 1º embargante, a 2ª embargante depositou a quantia em numerário de HKD200.000,00 na conta M95, e assinou, através da conta do 1º embargante, o talão de empréstimo n.º 193513, para levantar as fichas mortas no valor de HKD200.000,00.”

第 23 及 24 條 – “Em 14 de Janeiro de 2017, conforme a instrução do 1º embargante, a 2ª embargante depositou a quantia em numerário de HKD500.000,00 na conta M95, e assinou, através da conta do 1º embargante, o talão de empréstimo n.º 193685, para levantar as fichas mortas no valor de HKD500.000,00.”

第 25 及 26 條 – “Em 29 de Janeiro de 2017, conforme a instrução do 1º embargante, a 2ª embargante depositou a quantia em numerário de HKD500.000,00 na conta M95, e assinou, através da conta do 1º embargante, o talão de empréstimo n.º 193819, para levantar as fichas mortas no valor de HKD500.000,00.”

第 27 及 28 條 – “Em 29 de Janeiro de 2017, conforme a instrução do 1º embargante, a 2ª embargante depositou a quantia em numerário de HKD400.000,00 na conta M95, e assinou, através da conta do 1º embargante, o talão de empréstimo n.º 193821, para levantar as fichas mortas no valor de HKD400.000,00.”

第 29 及 30 條 – “Em 2 de Fevereiro de 2017, conforme a instrução do 1º embargante, a 2ª embargante depositou a quantia em numerário de HKD500.000,00 na conta M95, e assinou, através da conta do 1º embargante, o talão de empréstimo n.º 193889, para levantar as fichas mortas no valor de HKD500.000,00.”

第 31 及 32 條 – “Em 4 de Fevereiro de 2017, conforme a instrução

do 1º embargante, a 2ª embargante depositou a quantia em numerário de HKD500.000,00 na conta M95, e assinou, através da conta do 1º embargante, o talão de empréstimo n.º 193938, para levantar as fichas mortas no valor de HKD500.000,00.”

第 33 條 – “As fichas mortas envolvidas nos talões de empréstimo de fls. 41 a 49 dos autos do processo principal, foram entregues aos clientes para jogo.”

第 36 及 37 條 – “A 2ª embargante era empregada do 1º embargante e assinou, por conta deste, os nove talões de empréstimos de fls. 41 a 49 dos autos do processo principal.”

第 37 條 A – “Em 1 de Outubro de 2006, pelas 9h52, a 2ª embargante depositou na conta n.º M95 do 1º embargante a quantia de HKD1.600.000,00 em numerário ou em fichas vivas. Para tal, o embargado emitiu-lhe o talão de depósito de fichas n.º 110509, que era feito em triplicado, sendo o original entregue à 2ª embargante, e o duplicado e o triplicado em poder do embargado.”

第 37 條 B – “A 2ª embargante nas datas abaixo indicadas depositou na conta n.º M95 do 1º embargante as quantias em numerário ou em fichas vivas também abaixo indicadas. Para tal, o embargado emitiu-lhe talões de depósito de fichas com os números correspondentes, sendo os originais entregues à 2ª embargante, e os duplicados e os triplicados em poder do embargado:

- Em 4 de Novembro de 2016, pelas 9h19, depositou a quantia de HKD1.000.000,00, com o talão de depósito de fichas n.º 110998;

- Em 5 de Novembro de 2016, pelas 10h54, depositou a quantia de

HKD1.000.000,00, com o talão de depósito de fichas n.º 111000;

- Em 30 de Dezembro de 2016, pelas 20h30, depositou a quantia de HKD200.000,00, com o talão de depósito de fichas n.º 111867;

- Em 14 de Janeiro de 2017, pelas 18h41, depositou a quantia de HKD500.000,00, com o talão de depósito de fichas n.º 112087;

- Em 29 de Janeiro de 2017, pelas 16h51, depositou a quantia de HKD500.000,00, com o talão de depósito de fichas n.º 112319;

- Em 29 de Janeiro de 2017, pelas 19h40, depositou a quantia de HKD400.000,00, com o talão de depósito de fichas n.º 112327;

- Em 2 de Fevereiro de 2017, pelas 10h21, depositou a quantia de HKD500.000,00, com o talão de depósito de fichas n.º 112409;

- Em 4 de Fevereiro de 2017, pelas 16h13, depositou a quantia de HKD500.000,00, com o talão de depósito de fichas n.º 112459.”

第 39 條 – “As quantias depositadas pela 2ª embargante na conta n.º M95 foram levantadas e utilizadas para o reembolso de outras dívidas da conta n.º M95, não incluindo as dívidas dos talões de empréstimo de fls. 41 a 49 dos autos do processo principal.”

第 39 條 A – “Em 11 de Dezembro de 2018, o 1º embargante acrescentou a sua assinatura e preencheu a data desse dia no espaço de “mutuário” dos talões de empréstimo de fls. 41 a 49 dos autos do processo principal, no sentido de reconhecer a responsabilidade pela totalidade das quantias assumidas pela 2ª embargada, por conta daquele.”

經過對爭議事實進行重新審理後，足以顯示第二上訴人與第一上訴人之間存在工作關係，第二上訴人只是按照其僱主即第一上訴人的指示提取籌碼並交予客人賭博。

由此可見，第二上訴人僅以第一上訴人代表的身份簽署涉案的九張借款單。也就是說，即使第二上訴人在涉案的借款單上簽署，但第一上訴人才是真正的借款人。因此，有關執行之訴應針對第一上訴人，而非針對第二上訴人繼續進行。

本院在一起上訴案中(第 661/2022 號合議庭裁判)曾經提到：

“Uma vez que dos factos assentes resulta que o embargante/executado chegou a depositar e levantar fichas através da conta aberta em nome do executado e todas essas operações de depósitos e levantamentos foram realizadas por conta do Executado, não obstante o Embargante ter apostado a sua assinatura nos respectivos documentos certificativos, ou seja, ficou provado que ele não é sujeito da relação jurídica subjacente (de mútuo) e como tal ele não é devedor solidário e consequentemente não pode ser executado nos presentes autos (cfr. artigos 699.º/1 e 413º/e) do CPC.”

基於以上所述，本院裁定上訴人 B 提起的上訴理由成立。

三、決定

綜上所述，本院合議庭裁定：

- 上訴人 B 提起的**上訴理由成立**，廢止原審判決內涉及 B 的部分，繼而裁定異議理由成立；以及
- 上訴人 A 提起的**上訴理由不成立**，駁回異議。

一審及本審級的訴訟費用由上訴人 A 及被上訴人澳門 C 集團有限公司承擔，每人各負擔一半費用。

登錄及作出通知。

澳門特別行政區，2024 年 3 月 14 日

唐曉峰
(裁判書製作人)

馮文莊
(第二助審法官)

李宏信
(第一助審法官)

(Vencido nos termos dos Acórdãos proferidos
nos processos n.ºs 420/2023 e 411/2023.)